

中国 知青

我们庄严地站在女知青坟前。
坟已被损，墓碑字迹剥落。
生命的浅丘正在缓缓
但是不可抗拒地归于消失
岁月的长河终将抹去
她们存在的一切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生原本不就是一抔黄土，
一道浅丘么？
我记录下她们的姓名：

邓
贤著

知识青年周金秀，女，
1954年—1971年

邓贤

M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 知青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我们已不再相信命运和机遇

邓

贤著

知青

MI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中国知青梦

Zhong guo Zhi qing M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重印

建平印刷总厂印刷

字数 27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4

1993年3月北京第1版 1993年3月沈阳第2次印刷

印数 11,331—41,330

ISBN 7-02-001557-3/I·1364 定价 7.60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作者继《大国之魂》后又一部惊心动魄、反思警世的力作。

十几年前，随着共和国新时期曙光的降临，全国一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陡然卷起了大返城的狂潮，城乡震动，举世瞩目。可你即是这大潮的一朵浪花，也未必清楚潮头源自何处，又怎样冲激汇涌，曲折起落，终成不可阻挡之势。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强有力的艺术表现，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和全过程，以及边疆兵团战士的血泪档案。它倾诉空幻的激情，虚掷的青春，遭辱的惨痛，绝望的沉沦，荒冢黑骨，弃婴悲啼，使身历者颤栗、不堪回首，令天下父母心为之泣血；它描写同命运的最后抗争，暗渡陈仓，飞越关山，百折不回，誓死如归，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一支昨日英雄梦破灭的实魂曲，一首中国知青运动悲壮、雄奇而又痛苦、困惑、低回的挽歌。



邓贤，男，1953年6月出生于一成都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原籍武汉。1971年初中未毕业，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改为国营农场）种甘蔗七年。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88年调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至今。

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等作品近二百万字。曾获多种剧本、小说奖。

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上图：踏上支边路
中图：广场示威
下图：上京请愿



上图：绝食宣誓

下图：作者在女知青坟前祭奠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

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作者题记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回声	1
第一章	母与子	4
第二章	大治之年	16
第三章	山雨欲来	25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33
第五章	天降大任	43
第六章	走向混沌	63
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	72
第八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荆棘篇)	107
第九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命运篇)	147
第十章	破釜沉舟	170
第十一章	暗渡陈仓	197

第十二章	大卧轨	215
第十三章	北斗之路	236
第十四章	谆谆教导	251
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255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285
第十七章	瓦釜之声	315
第十八章	大返城	323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352
尾 声	断碣残碑	360
后 记	我要写本书	367

引子 历史的回声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提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

议论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无悔”。

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

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不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的同龄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二十一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

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

.....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了些油滑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些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段并不短暂的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览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

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第一章 母 与 子

1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今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会，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

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快快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

一个妇女停下手中活计，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女知青摇摇头。她已经意识到这是成熟的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一种告别的语言，一种要求获得降生权利的迫切信号。

她甚至听见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谢绝了妇女的帮助，她没有把临产的消息告诉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来做，何况连队距离分场医院不算太远，只有十来里山路，这段距离对于任何

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么。于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里，将事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扛在肩头上，然后挪动笨重的脚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医院产房的崎岖小路。

2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最南端，三面与东南亚缅甸、老挝诸国接壤，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区。在傣语中，“西双版纳”是数字十二，“版纳”指坝子，即十二个高山坝子的意思。这些坝子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被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和森林植被所覆盖，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因此直至本世纪中叶，西双版纳还是一片与世隔绝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辞海》载：“西双版纳地区……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有‘绿宝石’之称。出产橡胶、樟脑、剑麻、香蕉、菠萝、咖啡、椰子等，并有野象、老虎、犀牛、长臂猿、孔雀和双角犀鸟等珍贵动物。……解放前这里基本上保留着农奴制度，生产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疟疾横行，是我国几个死亡率很高的‘高疟区’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解放后，虽有小批转业官兵和垦荒队员陆续深入边疆发展生产，但是终未形成规模。直到公元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一股股上山下乡大潮的涌来，西双版纳垦区才有无数农场、分场和生产连队如同雨后春笋般宣告建立。年轻的垦荒者在深山老林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盖草房，搭茅屋，辟道路，开荒山，种植橡胶和收获粮食。他们虽然并不全都安心屯垦戍边，但是他们毕竟年轻，有热情，并且受了革命